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班固　漢書百二十七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經曰羞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應劭曰思思慮）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恭作艾（師古曰艾讀曰乂乂治也其下亦同）明作悊聰作聖（張晏曰容通達以至於聖）睿作謀（應劭曰上聰則下謀故聰爲謀也）容作恭（應劭曰居上而敬則下順之）從作乂時陽若（應劭曰政治則陽順之）悊時暘若（應劭曰悊明也師古曰奧讀曰燠燠溫也音於六反其下亦同）謀時寒若（師古曰凡言時者皆謂行溫其道則寒良者風雨以時應而順之）聖時風若（師古曰聖之驗）乂時暘若（師古曰言行之驗）舒恒奧若（應劭曰僭僭差）急恒寒若（服虔曰霿

音人讓反 應劭曰人君穀震鄙吝所行者失道寒暑風雨不時一恒久為災也 瞢音莫豆反 備謀並音備 又音冠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 師古曰孽音魚列反其下並同 時則有雞旤 師古曰旤與禍同 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 韋昭曰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 師古曰痾音呵 時則有青眚青祥 李奇曰內曰青外曰祥 唯金沴木 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戾之戾義亦同 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 師古曰夭音烏老反 蟲豕之類謂之孽孽猶牙也 師古曰蟲無足謂之豕 薛則牙薛牙矣及六畜謂之旤旤病貌言寖深也 師古曰寖漸也 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也

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柔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 師古曰狂易謂心狂而易其常性 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 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故有服

妖水類動故有龜孽（如淳曰河魚大上於易巽爲雞雞以爲龜孽之比）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爲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既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殭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珍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孟康曰攸所也順則致福也師古曰攸好者德也）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既羣痾說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既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事耳既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史記（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師古曰單襄公周卿士單子朝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名州蒲單音善）告公曰晉將有亂貴侯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也

師古曰抑發語辭也對曰吾非瞽史師古曰瞽樂太師史太史焉知天道吾見之師古曰體定則目安足之進退皆無違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師古曰視瞻得其宜行步中其節也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虞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師古曰謫責也無謫謂得其義理無可咎責也視遠曰絕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師古曰爽差也聽淫曰離其名師古曰淫邪也夫目以處誼足以踐德師古曰踐履也所履皆合德行也口以庇信師古曰庇

曰庇覆也言行相覆則為信矣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師古曰咎喪也其一則有咎既喪則國從之師古曰既盡也若盡喪之則國亦亡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張晏曰視遠一也步高二也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恭之咎云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師古曰鬬楚大夫羅國名在南郡枝江西還謂其馭曰莫敖必敗師古曰屈瑕即莫敖也鬬伯比楚官名也莫敖字或作敖其音同遽見楚子以告師古曰遽速也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敖師古曰無次不為次列也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師古曰內史過周大夫晉惠公夷吾也諸侯即位天子則賜命圭以為瑞受王惰師古曰不敬其事也過歸告

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師古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幹無敬則禮不行故曰之於輿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師古曰郤錡晉大夫駒伯也乞師欲以伐秦也將事致其君命也錡音牛爾反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師古曰子叔孫蔑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師古曰無禮則身不立不敬則身不安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郤氏亡成公十三年諸侯伐鄭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皆周大夫也脤讀與蜃同以出師而祭社謂之宜脤者即宜社之肉也蜃大蛤也音上忍反于社不敬服虔曰脤祭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謂之脤師古曰劉康公之子即康公也中謂中和之氣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師古曰劉子即康公也能者養以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大事既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禍亂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盡忠敬在養神蕆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應劭曰膰祭肉也古曰膰音扶元反師古曰文神之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虖五月成肅公卒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寧惠子相師古

曰定公名臧哲成叔謂大夫卿肇也晉使郤犨相謂賛相其禮哲成叔故定公享之惠子衛大夫寧殖也相謂賛相其禮哲成叔師古曰敖讀曰傲傲其下並同寧子曰苦成家其亡虐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旣福也師古曰食讀曰飤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傲匪傲萬福來求張晏曰兕罰爵也觥罰爵也觩角貌也酒和柔無失禮可罰罰爵徒觩然而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傲訐不侵敖也師古曰小雅桑扈之詩也傲謂傲幸也萬福言其多也胃飲酒者不傲幸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觩音虬傲音工堯反今夫子傲取旣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師古曰十七年晉攻卻氏長魚矯以戈殺卻錡卻犨卻至而滅其家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師古曰文子衛大夫孫林父也禮之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師古曰穆子叔孫豹也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師古曰安徐也孫子亡辭亦亡悛容師古曰悛改也音千全反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師古曰逐其君謂衛獻公出奔齊也外叛謂以戚叛之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師古曰景侯名固文侯之子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不免虐師古曰言不免於禍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敖師古曰言往日適晉之時也子展鄭大夫公孫舍之所嘗行也吾曰猶將更之師古曰更改也今還受享而惰弛其心也師古曰言心將得死虐君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師古曰淫放也子之妻曰父小國之君亦事於大國君小國事大國師古曰言身爲年爲世子般所殺師古曰般謂與誅同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

武子將立公子調師古曰襄公之子齊桓公之甥也調音徒釣反
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
鮮不爲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不度不合法度也鮮少也音先淺反
季氏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
故衰師古曰衰前曰衽言旋無已也此音人禁反是爲昭公立二十
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師古曰謂奔乾侯
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師古曰北宮文子衛
大夫也名佐今尹圍即公子圍楚共王之子也時爲令尹文子從衛侯在楚故見之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
矣將有它志師古曰謂有篡弑之心言語視瞻非其常雖獲其志弗能終也
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則法也言
君能慎其威儀乃臣下所法效之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
所不則以在民上何以終世師古曰逸以殺君篡
國而取敗於乾谿也昭公十
一年夏周單子會於戚師古曰單子周大夫
單成公也戚衛地視下言徐
應劭曰視下視不登帶言徐不聞於表著晉叔向同
向音許兩反朝有著定師古曰朝內列位有定處所謂
表著者也著音直略反又音除會有表師古
曰會於野設表以爲位衣有繪帶有結師古曰繪領之文會也結
紳帶之結也繪音工外反會朝
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師古曰
昭明也視不
過結繪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其下並同言以命之
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令單子爲王官伯師古曰
伯長也而
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

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師古曰貌正曰恭言正曰從十二月單成公卒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師古曰不在正嫡之位而以長幼序之曾大夫送葬者歸告昭子師古曰昭子叔孫婼昭是君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壁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壁息也解讀曰懈壁音計反也言在上者能率位不怠則其臣下恃以安息也懈讀曰懈壁音計反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瞿泉應劭曰水名今洛陽是也師古曰魏舒晉卿瞿泉魏獻子也事在定公元年十二月書者其盟辭文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師古曰謂代天子大夫為政以臨其事傅虎侯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誼也師古曰侯衛大夫建天子之旗也傅虎侯晉名謂立天子之旗非誼也大事奸誼必有大咎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晉不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師古曰簡子亦晉卿韓不信以城周之功役委簡子也屬音之欲反而田於大陸焚焉而死師古曰高平曰陸澤放火田獵而見燒殺也說者或以為大陸即鉅鹿北大陸澤也據會於狄泉則其所田處固當在近非大陸澤也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觀焉師古曰子貢孔子弟子端木賜也貢音贛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師古曰言心已亡不合法度以能久師古曰嘉善也祀也不體不得身體之事謂朝祀也體讀曰體昌仰驕也卑俯替也

師古曰替廢情也 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虖師古曰是年五月定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也 庶徵之恒雨劉歆以爲大水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師古曰雨雪下雨雪于是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大雨雨水也師古曰下雨雪之雨音于具反後雨音同震雷電之時也當雨而不雨當大雨大雨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劉歆以二月出其卦曰豫師古曰坤下震上也言萬物隨雷

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師古曰兌下震上也言西復歸入地則孚蘗根核保藏蟄蟲咸俯入蟄蟲師古曰蟄字與蟄同核亦蘗字也蘗根曰蘗音蠥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師古曰公子翬魯大夫羽父也翬音揮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師古曰反謂桓公云隱欲殺之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既將成也公

不寤後二年而殺昭帝元始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餘日四年九月大雨十餘日左氏傳愍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東山皐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師古曰偏衣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之服也金玦以金爲玦也半環曰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夷之旗也師古曰狐突晉大夫伯行時爲太子御戎也徵證也章明也旗表也衣所以明貴賤佩所以表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師古曰言敬其事則命之長始以春也服其身則衣之純師古曰純緣也壹其色用其表則佩之度師古曰佩玉者君子之常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應劭曰卒盡也閟閉也謂十二月盡時也師古曰龍雜色也謂偏衣也遠音于萬反其下並同佩以金玦棄其表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龍冷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師古曰閟閉也龍色不純故曰薄也冬主殺氣金行在西是謂之寒玦形半缺故云離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師古曰梁餘子養晉大夫時爲下軍御軍之常服則韋弁弗獲而龍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龍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應劭曰奇奇怪非常意復反也罕夷晉大夫時爲下軍卿也有心害太子之心也復音扶目反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鵕冠張晏曰鵕鳥赤足黃文以其毛飾冠韋昭曰鵕今鶡鳥師古曰子臧鄭文公之弟也鵕大鳥即戰國策所云啄蚌者也天之將雨鵕則知之鶡鳥自有鬬名而此飾冠非鶡鳥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鵕冠蓋以鵕鳥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術氏冠鵕音聿又音術之師古曰時已得罪出奔宋之閒故使盜殺之云陳宋之閒劉向以爲近服妖者也一曰鄭文公惡之使盜殺

非獨爲子臧之身亦文公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師古曰晉文公之爲公子也避驪姬之難而出奔欲之楚過鄭鄭不禮焉又犯天子命而伐滑師古曰信二十四年鄭公子士及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而執二子不肯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師古曰信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伐之孤使燭之武見秦伯曰國危矣使燭之武見秦伯師乃退也幾音鉅依反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應劭曰今法冠是也李奇曰一曰高山冠本趙武靈王所服者也謂之惠文冠古曰仄古側字也謂之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蔡邕云高九寸鐵爲卷非法冠及高山也卷音去權反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爲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聞天子不豫師古曰言有疾不悅豫也弋獵應劭曰弋繳射也周書曰顧命曰弋射四隅殷御也弋人主騁馬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不敬師古曰騶御也宰人主膳者也娛樂也戲音信冠者賀服奴者賤

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貴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墜至賤也師古曰墜落也音直類反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賀爲嗣即位狂亂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爲庶人賀爲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師古曰方山冠以五采爲之樂舞人所服此服妖亦大既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冠音工喚反其下亦同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益數年宣帝封之爲列侯復有辠死不得置後又犬既無辠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如淳曰辟君也適讀曰嫡師古曰

許音壁適讀曰嫡 妾子拜 如淳曰無子故也適子故也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成帝鴻嘉元始之間好爲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 師古曰袒不加上冠因或皆騎出入市里郊槐王遠至旁縣大臣車騎將御者在茵上 蘇林曰茵車上虞罝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師古曰車小故御者不得迴避而在天子茵上也茵音因家 師古曰損卦上九爻辭言王者臣下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猒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 如淳曰稱張放家人是爲卑字師古曰爲微行故變易姓名 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 師古曰票音匹遙反又音頻妙置私田於民閒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擬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 師古曰擬引也擬如鳥之集 亂服共坐溷肴亡樂晝夜在路 師古曰閔勉倦息也避樂言流溷勉言不爲樂也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爲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必亡矣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爲祥 師古曰僖五年晉滅虢虢公奔京師 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災人之事乎左氏傳曰周

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師古曰賓起即賓孟劉向以爲近雞禍也是時王室愛子子鼂王與賓起陰謀欲立之師古曰子鼂王之庶長子田于大山將因兵衆殺適子之黨師古曰適讀曰嫡嫡子王子猛及後單穆公為悼王子猛之黨謂劉獻公單穆公未及而崩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殺之事並在昭二十二年子鼂奔楚立于楚京房易傳曰有妖雞自斷其尾師古曰昭二十六年邵伯盈逐王子鼂子鼂奔楚定五年王入殺之于京房易傳曰有其尾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軨輬中雌雞化爲雄孟康曰軨音令名也師古曰百官僕射郎官有軨輬車永光中輿路同軨音無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師古曰將謂率領其冀附足骨謂時所用刺之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師古曰初尚伏子後乃稍化爲雄也伏音房富反冠距鳴

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京房易傳曰雞知時恐當之劉向以爲房失時者當死房以爲己知時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爲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正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野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今殷王紂惟婦言用師古曰周書牧誓之辭晨晝時鳴也索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為政猶牝雞而代雄鳴是索之道也索音思各反師古曰縣讀與由同黃龍初元永光雞變通國家之占妃后象

許音壁適讀曰嫡 妾子拜 如淳曰無適子故也 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成帝鴻嘉始之間好爲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 師古曰袒不加巾冠也 御者在茵上 蘇林曰茵車上席也御者在車小故御者不得迴避而在天子茵上也茵音因 或皆騎出入市里郊梯 梯遠至旁縣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無家 師古曰損卦上九爻辭 言王者臣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 如淳曰稱張放家人是爲卑字 師古曰爲微行故變易姓名 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 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又音頻妙 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 師古曰挺引也 離如鳥之集 亂服共坐涸着亡樂晝夜在路 師古曰閔勉偷息也避樂言流 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官不得見 師古曰閔勉言不爲樂也 典門戶奉宿衛之年矣昔虢公爲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 虢公不聽遂滅 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寇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爲凶 師古曰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而況人之事乎左氏傳曰周

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師古曰賓起即賓孟以爲近雞既也是時王室愛子子鼂王與賓起陰謀欲立之師古曰子鼂王之庶長子田于黨師古曰適讀曰嫡嫡子王子猛及後單穆公爲悼王子猛之黨謂劉獻公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實起殺之事並在昭二十二年子鼂奔楚死之于楚京房易傳曰有其尾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軹輤中雌雞化爲雄孟康曰軹輤廠名也師古曰百官僕射屬官有軹輤丞軹與路同輤音大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師古曰將謂率領其羣雞附足骨鬬時所用刺之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師古曰初尚伏子後乃稍化爲雄也伏音房富反冠距鳴時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京房易傳曰雞知時知時者當死房以爲己知時恐當之劉向以爲房失雞占雞者小畜上司時起居人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爲人起居之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正事猶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猶雞有距以害人之正事也一曰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野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謂婦人代夫主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師古曰周書牧誓之辭晨晨謂晨晨鳴也索盡也言婦人代雄鳴是雌雞爲政猶此雞而代雄鳴是雌雞之禍也索昔洛反師古曰縣讀與由同黃龍初元永光雞變通國家之占妃后象

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爲大子妃王
禁女也黃龍元年宣帝崩大子立是爲元帝王妃
將爲皇后告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爲雄明其占在
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也貴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
帝初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以爲婕妤三月癸卯
制書曰其封婕妤父承相少史王禁爲陽平侯位
特進丙午立王婕妤爲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
爲大子故應是丞相府史家雌雞爲雄其占即丞
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
尊已成也永光一年陽平頃侯禁薨子鳳嗣侯爲

侍中衛尉元帝崩皇大子立是爲成帝尊皇后爲
皇大后以后弟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
委政無所與師古曰與讀曰豫言王氏之權自鳳起故
於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明視作威師古曰視讀曰示
君害上師古曰顓與專同其下類此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羣弟
世權以至於莽遂篡天下即位五年王大后迺崩
此其效也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
傷師古曰易之明夷卦曰明入地中明夷傷也明也知時謂知天時者也賢而被傷故取明夷之義或
衆在位師古曰言虛偽無實之人矯惑於衆在職位也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受日
婦人顓政國不靜牝雞鳴主不榮故房以爲已

亦在占中矣成公七年正月雓鼠食郊牛角師古曰雓小鼠也即今所謂甘鼠者是也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既也不敬而備露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既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雓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雓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雓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成公怠慢昏亂逐君臣吏執于晉師古曰吏字或作事非也公至十一年三月乃得歸故云君臣至于十二月乃得歸故云君臣至于秋公如晉請而止公是年九月入信矣如之請而止公是年九月入信矣如晉師古曰晉人以公爲卞貶於楚故止更執也更音工衡反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溴梁溴梁者溴水之梁也溴音工衡反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溴音香畀反君政師古曰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魯叔孫豹荀偃宋向戌儀審齊烏孫邾小邾之大夫明是君政不由其君政也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師古曰邾小邾於上音師古曰已解於上依反董仲舒以爲雓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雓鼠盜郊牛角定公十五年正月雓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皇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

保歸鄆讙龜陰之田師古曰爽谷齊地也一名祝其定公十年與齊侯會夾谷齊侯欲以兵劫公孔子以公退命士衆兵之齊侯乃止又欲以盟要公孔子不欲使玆無還而不受於是齊人乃服先是季氏之田陽虎以鄆讙龜陰之田奔齊至此會乃以歸我鄆讙一邑名龜陰龜山之陰夾音頰讙音驩聖德如此反用斯也女樂謂齊人歸女樂也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師古曰衛詩相鼠之篇也亡無禮儀也是已解於上詩曰季桓子受女樂而退孔子無道其去矣師古曰桓子季平子之子季孫斯也

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哀公元年正月魯鼠食郊牛劉向以爲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師古曰聖人孔子也見顯也

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寤身奔於越其效也師古曰哀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公如公孫有山氏因蔥子邾遂如越國人施罪於公孫有山氏而立哀公之子悼公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師古曰宮之正門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近黃祥時燕刺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師古曰原情者不得其奏情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尤多師古曰桐柏今亭名在淮水之北思后於其地葬故以名焉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時議以爲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貴之位也桐柏衛思后園

所在也其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專與衛后同類
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鳥焚巢殺子之異也
師古曰焚燒也一曰皆王恭
寵位之象二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辟李奇曰辟君也擅私爵祿
師古曰罔其君厥妖鼠巢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近金沴木
木動也先是冬雉公黃十六月
年十一月薨至二年二月而葬十六月也後六月又吉禘於大廟而致雉
公師古曰禘祭也一而祭之文二年八月而禘距作主十六月也致謂生出之
於大廟
師古曰躋登也
公羊說曰大廟周公
之廟饗有禮義者也
左氏說曰大廟
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

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雉公於愍
公上逆祀也雉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子一例
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
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
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
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
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
師古曰隳毀也音火規反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
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師古曰祫合也毀廟
及未毀廟之王皆合祭於大祖路寢公羊說曰路寢正寢也

月吳二城門自壞又船魚〔復劉向以爲近金沴木
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大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
與楚王戊謀爲逆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
一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食天戒若曰
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
身死國亡京房易傳曰上下咸詩厥妖城門壞師古
曰詩誠也音布內反宣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第門自壞時禹
內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誅哀帝時
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
度驕嫚不敬大奢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艾讀曰乂厥咎僭厥罰恒
陽厥極亟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
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
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
者虖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邇近也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師古曰大
雅蕩之詩也蜩蟬也螗蝘也即蚻蝝也謂政無文理虛言譊譊若蜩螗之鳴湯之
沸羹之將熟也蜩音調螗音唐蝘音偃蚻音貂蝝音聊沓音下館反
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
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
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冦難上下

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師古曰炕音口浪反）臣畏刑而柑口（師古曰柑箝也音其廉反箝音巨淹反）則怨謗之氣發於詩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既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玆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為天文西方參為虎星故為毛蟲史記周單襄

公與晉郤錡郤犨郤至齊國佐語（師古曰單襄公在前郤錡駒伯亦在焉犨苦成叔也郤至駒子即温季也國佐齊大夫國武子也）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虐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師古曰顛仆也腊臭敗也言位高者必速顛仆味厚者為毒久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師古曰伯駒伯也叔苦成叔也季温季也犯侵伐矜尚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惡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豫於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蘇林曰招音翹招舉也師古曰盡言猶極言也）惡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師古曰言無善人不能受盡言）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齊殺國佐

凡此屬皆言不從之咎云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大子名之曰仇（師古曰穆侯之孫也條四曰地也蓋以獻俘而生故取仇怨之義以名子）其弟以千晦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古曰大子之弟即桓叔也晦亦地名意取能成其師衆也）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古曰師名義理既定禮由之出）夫名以制（師古曰制義理然後立禮）禮以體政政以正（師古曰政以禮成俗所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師古曰反易禮義則亂也）嘉耦曰妃（師古曰今自古）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師古曰古而有此名）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非亂矣兄其替虖（師古曰替廢也）又仇嗣立是爲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師古曰昭侯陵亂身尚不能自安故封成師爲桓叔以偪也昭侯叔父故謂之叔也）後晉人殺昭侯而納桓叔桓叔不克（師古曰復還晉國）還入立昭侯子孝侯孝侯桓叔子嚴伯嚴伯殺之晉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及其弟滅之而代有晉國（師古曰武始并晉國故稱公也事在桓三年）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師古曰曼滿伯廖皆鄭大夫也廖音聊）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張晏曰離下震上豐上六變而之離曰豐其屋蔀其家也）弗過之矣（師古曰言無道德而矣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也）明年鄭人殺之（師古曰間一歲）間一歲鄭人殺之

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知伯汝齊相禮（師古曰高子容齊大夫高止也宋司徒華定知伯晉大夫荀盈也汝齊晉大夫司馬侯也）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

皆亡家之主也師古曰專自是也後皆本泰專則速及後將以其力
敝專則人實敝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襄公
三十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生于晉伯曰趙孟
將死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孟孝伯魯大夫仲孫羯也趙孟晉卿趙文子也名武前年十月穆叔與武同會溫泉至此年正月乃歸其語偷不似民主師古曰偷苟且也言不
諄乎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師古曰諄謂重複之貌反若趙孟
死爲政者其韓子虐師古曰韓子晉卿韓厥也名起五吾子孟與季孫
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師古曰季孫謂季武子也名宿言韓厥有君子之德方執晉政可素屋之善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師古曰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朝
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

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乎九月子孟孝伯卒昭公元
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于雒師古曰周畿內王也劉定公周卿
大庭民乎師古曰時館於洛汭因見河洛而美禹功故言之也弁冕冠也言不服冠冕有國家何不追續禹功而庭其人乎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
夕何其長也師古曰儕等也言吾得食而已苟免目前不能念其長久也儕音仕皆反劉子歸以
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
虖師古曰諺俗所傳言也八十曰耄耄亂也言人年老閱歷既多謂將益智而又老耄亂也爲晉正卿以主諸
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
以能久師古曰言其自比賤隸而無恤下之心人爲神主故神人皆去也趙孟聞之復年矣師古

曰謂其即死不復見明年是歲秦景公弟后子奔晉師古曰后子即公子鍼趙
孟問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
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欲輔助相與共成立之不數世淫虐弗能敝也趙孟曰夭虐
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師古曰言在天地之間多時也吾居當及對曰鍼聞國
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賛之也鮮不五稔師古曰贊佐助之也鮮少也稔
孰也穀孰爲一稔言少尚當五稔年多則或不善也稔音人甚反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
誰能待五師古曰陰謂日之景也趙孟自以年暮朝不及夕故言五朝不可待也解與此同后子
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惕日其與幾何師古曰玩愛也惕敬也與
何言不能久也惕音土狄反冬趙孟卒昭五年秦景

公卒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會盟師古曰圍楚共王之子也時爲楚令尹南蒲宋衛陳蔡鄭
會于虢設服離衛張晏曰設服者設人君之服離衛者二戈在前也師古曰離列人君之侍
衛也魯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師古曰穆子叔孫豹也言其服
美似人君也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寘君師古曰伯州犂楚大宰也
言受楚王之命假以此禮耳蓋爲其令尹文過名子羽公孫揮字也假不實矣言將遂爲君伯州犂曰子姑亹亹子哲之欲背誕
也應劭曰子哲攻殺伯有今又背盟欲復作亂也師古曰子哲鄭大夫公孫黑也背誕者背命放誕欲爲亂也子且自亹此無亹令尹不反
戈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無亹乎師古曰言令尹將圖爲君則楚國有難子亦有
亹焉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應劭曰閔亹也二子伯州犂行人子羽也師古曰國子齊

大夫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而不能令終州犂亦爲圍所殺故言可閔應說非也陳公子招

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 應劭曰言國有憂己乃得以成功也師古曰招音韶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不害 師古曰齊子衛大夫其樂也招召韶 齊惡也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退會子羽告人曰齊子雖憂弗害矣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矣弗及而憂與弗憂而樂與 師古曰弗及而憂謂憂不及己而先憂也 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師古曰大誓書也 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 師古曰兆憂謂開憂兆也 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師古曰物猶事也 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 師古曰籍談晉大夫也穆后周景王之后 既除喪而燕 師古曰燕與宴同 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

師古曰填撫王室謂獻器物也填音竹刃反 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 師古曰明器謂明德之器也器當可寶用之器也 晉居深於王室故能薦彝器 師古曰彝器常器也 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山戎翟之與鄰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其忘諸乎 師古曰叔籍談字也叔父之使故謂之叔氏也 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其反亡分乎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昔而高祖司晉之典籍 師古曰而汝也 以為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實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師古曰忘祖業籍談歸以語叔嚮叔嚮曰王其不終乎吾聞所樂必卒焉 師古曰言志之所樂終於此事 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師古曰焉於也子三年妻死

三年乃娶婦子之志言三年之喪二后及大子也於是乎以喪賈燕又求聲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師古曰遂猶竟王雖弗遂燕樂已早師古曰天子除喪當在卒哭今適既葬故云其早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師古曰經謂常法也既不遂服又即宴樂是失二禮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師古曰考成也志記也忘經而多言鮮典將安用之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應劭曰憖慇也言旻天不善不慇遺一老使屏蔽我一人也師古曰憖音魚覲反子贛曰君其不及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師古曰夫子謂孔子也昏謂惑也愆過也所為愆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子一人非名也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故云非名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大惡也師古曰已解於上庶徵之恒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孟喜得賢者而不用人君徒張此意厥災荒荒昏也雲不雨變而赤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孟喜得賢者而不用人君徒張此意厥災荒荒昏也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卓昭曰謂怨曠也其旱不生上下皆赦茲謂陽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師古曰緣歷也言歷衆處而求妃妾也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

傷輩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爲齊桓
既死諸侯從楚齊人懼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
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公使宜申來獻捷十二月盟于薄釋宋公以成之事在二十年
作南門勞民興役師古曰南門李名穫門更改而作之事在二十年諸雩旱不
雨略皆同說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
萊師古曰萊國即東萊黃縣也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
楚師古曰納古奔子也事在成十五年魚石末云師也公子目夷之曾孫也楚伐宋取彭城以封
魚石師古曰事在成十八年鄭畔于中國而附楚師古曰自鄢陵戰後鄭遂不服故諸侯屢侵伐之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師古曰明襄元年使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寧喜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鄫人陽人圖彭城城鄭虎牢以御
之師古曰虎牢在一年武牢李奇曰時已屬晉甚追言之

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師古曰使於仲孫蔑
夫會吳于善道師古曰使仲孫蔑會吳也善道地名外結二國內得鄭
聘有炕陽動衆之應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
季氏盛師古曰謂三十五百人所卿還師之而征伐今五十氏欲專其人故增立中軍三卿各主其一軍軍爵本立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則三
年二十八年八月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
封來聘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荀吳晉大夫即荀偃之子也二十六年齊侯使來聘慶封齊大夫也二十七年齊侯使來聘是夏邾
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
歆以爲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
炕陽失衆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
犇師古曰事在五年牟夷莒大夫也二邑謂牟婁及防玆也莒怒伐魯叔孫帥師距而敗

之昭得入晉師占曰叔弓魯大夫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過告之來訪將不果行叔弓既歸告師公乃得古故傳文成禮大國以爲援好也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抗陽動衆之應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毋夫人歸氏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比蒲師占曰事在昭十一年歸氏胡國之女歸姓即齊歸也此蒐謂聚衆而田獵也比蒲魯地名比音毗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亡恤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師占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地也魯地謂近城也魚竇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憩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師占曰謂徐卿在邾師古曰憩息也婼音丑略反是春還歸之二

十五年七月壬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爲時台氏與季氏有隙師古曰也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讒使之金距平子怨益官於邱氏且責讓之故邱昭伯怨之又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師古曰譖平子無叔父公鳥之妻季姒與雍人檀通而譖季氏之族人季公亥思其故平子殺思展以故族人皆怨公亥公之孫仲孫何忌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徼幸不可師古曰子家駒即子家羈伯華公之文孫也一名羈昭公遂伐季氏爲所敗出奔齊齊定公十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鄆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師古曰書並在六年中城魯之邑也二大夫謂季孫斯仲孫何忌嚴公三十一年冬築臺三築臺卽古曰曰之年有築臺臺于薛郛臺于秦秦郎薛皆魯地奢侈不恤民

莊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師古曰慶父桓公之子莊公第也二君謂子般及閔公

邾慶父弑苫嚴莊公即位南敗邾師古曰謂元年公敗邾師于偃東敗苫獲其大夫師古曰謂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郚獲莒挐有炕陽之應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師古曰叔服周大夫也葬謂送死者至墓穴下棺也會葬謂諸侯相與會而葬也毛伯賜命師古曰亦天子使之也毛伯周之卿士賜命之書謂公為婚於齊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內之助師古曰謂公孫敖會葬襄仲聘於齊納幣師古曰謂公孫敖受命聘齊而納幣也又會晉侯于承師古曰謂公孫敖會之也承衛地也子遂如齊納幣師古曰子遂公孫敖也如往也侯沛然自大師古曰沛然盛貌也音普蓋反沛讀與旆同旆旗之垂者也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師古曰謂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以救之楚使椒來聘師古曰椒楚大夫名也事亦在九年秦人歸師古曰謂九年秦人來歸僖公之喪也凡喪者衣服曰稱成風僖公之母也成謚也風姓也稱音尺證反有炕陽之應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師古曰事在十二年滕子來朝十二年杞伯滕子來朝也邾伯來朝師古曰事在十年邾國伯爵也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師古曰事在十二年諸鄆二邑名也諸即琅邪諸縣也二年之間五國過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敷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顓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

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廋成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歲夏匈奴右賢王寇侵上郡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詣高奴（師古曰即設擊右賢王之縣）走出塞其秋濟北王興居反使大將軍討之皆伏誅後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發車騎材官屯隴西後匈奴大入（師古曰武都之縣）是歲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北地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屯邊（師古曰謂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軍門）

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師古曰飛狐句注皆山名在代郡之北地）又天爲將軍文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師古曰謂以中大夫爲將軍屯軍門）是歲四將軍屯京師（師古曰謂河內太守周亞夫）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先是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天漢元年發適民（師古曰適讀曰謫）二年夏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先是貳師將軍征大宛還天漢元年發適民（師古曰謫讀曰適）二年夏三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六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先是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天漢元年發適民（師古曰謫讀曰適）二年夏三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六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

李陵沒不還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歲發三輔騎士
閉長安城門大搜始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大子敗
昭帝元始六年大旱先是大鴻臚田廣明征益州
暴師連年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
是五將軍衆二十萬征匈奴師古曰本始三年御史大夫
趙充國爲補類將軍雲中大守田順爲虎牙將軍及渡遼將軍范明友
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聚匈
奴是爲二十萬衆也神爵元年秋大旱是歲後將軍趙充國征
西羌成帝永始三年夏大旱左氏傳晉獻公
時童謡曰丙子之晨龍尾伏辰豹服振振取虢之旂
師古曰徒歌曰謡豹服黑衣振振豹服之貌振振取虢言取虢國也豹首皆以之音弋春反振音只人反鶉之賁賁天策焞焞

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師古曰龍音力鍾音之焞音吐
小國介夏陽之陘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也亢衡於晉有
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卜偃曰吾
其濟乎師古曰卜偃晉大夫主卜者偃以童謡對曰克之十月朔丙
子旦日在罶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
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奔周周十二月夏十月
也言天者以夏正史記晉惠公時童謡曰恭大子
更葬亡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逓在其兄是時惠公
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師古曰謂里克丕鄭國人
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及更葬其兄恭大子申生而不敬故

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爲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
人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爲文公遂伯諸侯師古曰伯讀曰
霸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鸛鵒之鴝師古曰鸛音
劬鴝音欲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師古曰饋
贏與襦師古曰襦短衣也贏擔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師古曰
言公出外求袴襦之服鸛鵒跦跦公在乾侯臣瓚曰跦跦行貌也跦音詠乾音干徵
褰之貌安之貌褰徵父喪勞宋父以驕昭公欲去季氏不逐而出故曰喪勞宋父以驕
定公無德於下坐敗君位故曰以驕師古曰以驕讀與矯同矯然自大貌也
曰胃昭公生時出奔死乃以喪歸之至昭公時有鸛鵒來巢公攻季氏敗
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

名禰公子宋立是爲定公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
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
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時先有鸛
鴝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
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
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爲三公
輔政因以篡位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
涎光澤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
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爲微行出遊常與富
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

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
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師古曰
首爻銅鍰也銅色青故曰含琅鋪
首銜環故謂之根鍰謂銅鋪之
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
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
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成帝時謌謠又曰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
顛故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
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嚴公
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為毛蟲之孽為災劉向以
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
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
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
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師古曰謂慶父與叔牙鴆卒齊人殺哀姜也幾亡社稷
師古曰謂子般閔公前後見殺而
齊侯欲取魯國也幾音鉅依反
曰發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李奇曰從二至五有坎象坎為水四為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為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師古曰此易震卦九四爻辭也泥音乃計反厥咎國多麋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
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
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將宮室為空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左氏

傳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猰狗師古曰華臣氏華元之子也音征例反猰狗入於華臣氏師古曰猰狗惡犬也猰音烏八反遂奔陳先是臣兄閱爲宋卿師古曰閱爲右師閱卒臣使賊殺閱家宰遂就其妻宋平公聞之曰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欲逐之左師向戌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師古曰向戌宋桓公曾孫也蓋謂覆掩其事也公迺止華臣炕暴失義內不自安故犬禍至以奪亡也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師古曰祓除惡之祭也音廢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檄高后掖師古曰檄謂拘持之也掖音戟音居足反忽之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爲出災疾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

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椎其眼以爲人彘師古曰椎擊也椎音直追反凡言彘者皆豕之別名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師古曰雍城門者齊門名也春秋左氏傳平陽之役趙武及秦周伐雍門之萩是也先是帝兄齊悼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爲王師古曰謂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并城陽恭王喜是爲七王兄弟並彊有炕陽心故犬禍見也犬守御角兵象在前而上鄉者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次下亦同民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鄉京師也天之戒人蚤矣師古曰蚤古早字諸侯不寤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齊王猶與師古曰與讀曰豫三國圍之會漢破吳

楚因誅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
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梁誅四王於齊京
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
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
與氣交悖亂之氣近犬系之禍也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此下亦同是
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
卒伏其辜犬兵革失衆之占如淳曰犬以守似兵革外附宅類失衆也系北
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
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
主辜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

居師古曰二人共正一室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
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器在其室良家良格擊或死
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鴻嘉中狗與彘
交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王子朝以成周
之寶圭湛于河師古曰以祭河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湛讀曰沈後皆類此幾以獲神
助師古曰幾讀曰冀甲戌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佞取將賣之
則為石師古曰陰不佞周大夫也是時王子朝王子晁筮天子位萬民不
鄉號令不從師古曰鄉讀曰嚮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
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為石貴將為賤也
後二年子晁誅楚而死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

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師古曰於道上住而待此車馬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鎬池君張晏曰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將死目無主也張說失矣因言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忽不見鄭客奉璧即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此直江神告鎬池之神云始皇將死目無主也張說失矣因言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與周子鼂同應是歲石隕于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此皆白祥炕陽暴虐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陰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陰類也陰法持高節臣將危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或以自省反表滅其旁民

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而秦滅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處有白烏數千集其旁眭孟以爲石陰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爲天子者孟坐伏誅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咎師古曰復卦之辭也今易崩字作朋字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師古曰顛隆也聖人受命人君虐又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於澤小人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

年八月天雨白氂（師古曰凡言氂者毛之強曲者也音力之反）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孟康曰威烈一王之謚也六國時也師古曰即位之王之高祖也）金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虐號令不從以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也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篡晉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後三世周致德祚於秦（晉灼曰赧王奔秦獻其邑此爲致德祚也）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金失衆甚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

門牡自亡（晉灼曰西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出籥者師古曰此所以下關者也亦以鐵爲之非出籥也）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韋昭曰函谷關遠小門也師古曰非行人所由蓋關司曹府所在之門也）京房易傳曰飢而不捐茲謂泰厥災木厥咎牡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爲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李奇曰易妖變辭）故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

前漢五行志卷第七中之上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悳厥咎舒厥罰恒奧（師古曰奧讀曰燠燠暖也音於六反其下並同）厥極疾（韋昭曰以疾爲罰）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蓂（師古曰蓂蝗之類無鰓甲毛羽故謂之贏蟲也音郎果反）贏蟲之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悳悳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尺（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不別善惡有違背倾反者有違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尺古側字）言上不明暗昧敵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師古曰習狎也近狎者則親愛之同類者則長益也）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

發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奥也奥則冬温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言誅罰由於臣下故有草妖凡妖貎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聽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者也師古曰謂失所執之權也音彼命反温奥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蝡螣之類師古曰蝡食苗心螣食苗葉之蟲也蝡音而兖反螣音徒得反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包柔爲離師古曰雨陽居外一陰在內故云剛包柔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脣

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禍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李奇曰於六極之中爲疾者逆火氣致疾病也能順火氣則既更爲福劉歆視氣傳曰有羽蟲之孽雞既說以爲於天文南方喙爲鳥星故爲羽蟲既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恒奥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奥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奥雨雪四至而温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奥而生

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與夏則暑被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奧六日也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劉向以為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師古曰三戰者謂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二年宋師伐宋十三年會紀侯鄭伯及齊侯戰穀梁傳曰以吾敗也又宋之戰穀梁傳曰以吾敗也又宋之戰敗者謂郎之戰也再敗者謂穀梁齊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據左氏傳公羊說亦同無冰並在十四年今此云十五年未詳其意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師古曰突鄭莊公子即厲公也兄謂大子忽即昭公也莊公既在于突因宋莊公之寵而得立遂使昭公奔衛故云篡兄也公與相親者謂十五年突為祭仲所逐奔蔡遂居櫟而昭公入公再與諸侯伐鄭納厲公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師古曰言桓篡立與突志同故曰長養同類董仲舒以為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師古

曰夫人姜氏通于齊侯故云不正成公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為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丘甲師古曰時宣公薨始踰年故云有喪也丘甲解在刑法志劉向以為時公幼弱政舒緩也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為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師古曰作三軍者季氏欲專其權非公本意此說非也侵陵用武者謂入鄆取邾也邾夏侯伐我北鄙秋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三月齊侯伐我北鄙二十六年三月齊侯伐我北鄙二十七年夏莒人伐我東鄙十五年師古曰三軍者季氏欲專其權非公本意此說非也侵陵用武者謂入鄆取邾也邾音詩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師古曰謂十三年三月十四年夏莒人伐我東鄙十五年被兵十有餘年因之以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師古曰有從楚心謂二十八年公朝于楚董仲舒指略同一日水旱之

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桓公
殺兄弒君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畔周室師古曰應
桓之兄故云殺兄弒君也成宋亂者謂宋華父督弒其君殤公及其大
夫孔父以部大鼎賂公公會齊侯鄭伯于稷而平其亂也與鄭易邑謂
而以與鄭明魯之不朝於王故云背畔周室也
中國師古曰謂成二年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六年七月楚公子
嬰齊帥師伐鄭九年嬰齊帥師伐莒十五年楚子伐鄭十六年
楚子與晉侯鄭伯戰于鄢陵十八年楚子伐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子捷也召伯毛
伯皆周大夫也今春秋經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召讀曰邵晉侯
師于貿戎師古曰貿戎別種也公羊傳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貿音莫侯反天子皆
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師古曰謂襄十
六年會于溴梁諸侯之大夫皆類此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
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
亡與年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先是比年遣大將
軍衛青霍去病攻祁連絕大幕師古曰比頻也祁連山
絕祁音上夷反名也幕沙磧也直度曰
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還大行慶賞乃閔
海內勤勞是歲遣博士褚大等六人持節巡行天
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賜鰥寡假與之困舉遺逸獨行君子
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天下咸喜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是時上年九歲
大將軍霍光秉政始行寬緩欲以說下師古曰說讀曰悅信
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妖

也劉向以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師古曰坤下艮上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師古曰公子遂莊公之子即東門襄仲也時爲卿專政國政也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師古曰並已解於上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亡其書亡伊陟伊尹子也大戊大甲孫也相位也大戊亡其位也桑穀共生師古曰商書咸乂四篇所都也桑穀二木合而共生穀音穀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師古曰兩手合爲拱音九勇反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爲說道先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師古曰涼信也陰默也言君哀信默三年不言也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也涼音力尚反據今尚書及諸傳記大戊卒子仲丁立卒弟河亶甲立卒子祖乙立卒子祖辛立卒弟沃甲立卒弟祖丁立卒弟南庚立卒弟陽甲立卒弟盤庚立是爲高宗高宗承衰殷自大戊時生桑穀乃與此異事而此云桑穀即高宗時出若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或者伊陟相大戊之後復有伊陟相祖乙歟桑穀共生亦其義也師古曰商書咸乂四篇之序也其書亡伊陟伊尹子也大戊大甲孫也相位也大戊亡其位也桑穀二木合而共生穀音穀傳曰俱生乎朝

事國將危立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秉失而在下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立國家象朝將虛之應也師古曰虛讀曰墟蟲雉登鼎耳而雊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之序雊雉鳴字雊音工豆反書序又曰高宗祭成湯有

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假大也言先代大道之王能正其事也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歌以爲有鼎卦師古曰巽下離上也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師古曰鼎非舉耳不得行故云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師古曰武丁夢得賢相乃以所夢之像使求之於是得傅說於傅巖立以爲相作說命三篇佚說見尚書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師古曰鬼方絕遠之地一日國名夏大也中國大於戎狄故曰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師古曰攘却也壽久也一說御治也攘治其事也一曰共讀曰恭恭己以降用童于下者也師古曰共讀曰恭儼立也童子未冠之稱也一說御治也恭治其事也一曰金沴木曰木不曲直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剥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

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應劭曰冬水相與宮室也仍華則變冬天也師古曰相室猶言相國謂宰相也合蘭故言相室相室者王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爲庶徵皆蟲爲孽恵心煩蟲孽也李梅實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爲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誅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

衛大子之孫是爲宣帝宣帝本名病已京房易傳曰枯楊生稊師古曰大過九二爻辭也稊楊秀之始生者音徒奚反枯木復生人君亡子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孟康曰王伯恭之祖也師古曰恭高祖父也故下云高祖考卒讀曰梓梓猶長也劉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篡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爲開通梓猶子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建昭五年兗州刺史陳告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張晏曰民間三月九月又社號曰私社臣瓚曰舊制二十

五家爲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一社山陽臺東鄉社有大槐樹滿田社是私社師古曰槐貫說是師古曰臺縣名也屬山陽郡東鄉東臺縣之鄉也臺音拍斫伐斫音丑灼反梢音丑交反倫以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頭師古曰郵亭所以行書之舍擇槐似皆目須皆具立髮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杜仲地生支如人形師古曰仆也音赴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頭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音彊圍大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半長九尺餘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師古曰卒讀曰猝京房易傳曰臬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僵師古曰僵仆也音居良反師古曰天碎惡之如淳曰天碎謂天子大如彈丸師古曰楔繞也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苛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蜚有戒不言眾者氣所生所謂祥也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師古曰今之鸜鵒中國皆有依屋而言

但不踰濟水耳左氏以爲魯所常無異而書之而此云東狄會未愉其意又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也書曰巢者其居其子尚不即去也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景帝三年十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鬬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師古曰戊楚元王之孫也刑辱申公與吳王謀反烏羣鬬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

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死於水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鬬於國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鬬燕王宮中池上烏墮池死近黑祥也時燕王旦謀爲亂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藩臣以驕怠而謀逆俱有烏鵲鬬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一烏鵲鬬於宮中而黑者死楚以萬數鬬於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衆烏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

房易傳曰專征劫殺厥妖烏鸛鬬昭帝時有鸛鵒
或曰禿鶖鳥師古曰鸛鵒即汙澤也一名鴝鵒下胡大如鵝好羣入澤中抒水食魚因名禿鶖亦水鳥也鸛音丸鵒音胡
反鶖音秋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殺之劉向以爲
水鳥色青青祥也時王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
至尊有服妖之象師古曰服多治反以守反也故青祥見也野鳥
入廟宮室將空王不悟卒以亡京房易傳曰辟退
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于國中師古曰辟君也成帝河平
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平地有聲如雷隱隱聲聞四
五百里有三年烏鬬鵲巢烏鵲鬬聲往視見巢難盡
墮地中師古曰難古然字

云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其舍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後雉又集大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之月雉雊鷄乳也經載高宗雊雉之異師古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師古曰睢睢仰目視貌也音呼惟反驚怪連日經歷三公之

府大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師古曰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反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鼃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師古曰言人效此雉故欲爲變異者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諛之計師古曰諛詔也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諛而足師古曰足益也音子喻反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編以聖法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師古曰言帝行多驕失醜

惡泳布聞於遠方也海內傅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師古曰顯示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如淳曰老母音姆之老母也當隨己受罪誅也又謂己言深切觸悟人主積忠而死必行之誅不能復顧太后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言摠屬蜀於成帝耳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帝之母即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亡大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蜀也屬音之欲反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師古曰哺音蒲固反食音嗣謂與母俱去

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日生非其類子不嗣世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師古曰缶盎也即今之盆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幽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也一日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君失其所而拘於季氏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季氏家臣陽虎因季桓子後三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而出亡師古曰寶玉謂夏后氏之璜大弓謂封父之繁弱皆魯始封之分器所受於周也定八年陽虎作亂不克竊寶而入讙陽關以叛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師古曰平公宋共公

之子也名成共讀曰恭 因名曰弃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
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師古曰事在襄二十六年痤音才戈反 先
是大夫華元出奔晉師古曰華元奔在襄十七年 華臣奔陳師古曰事在襄十五年 華合比奔衛師古曰事在昭六年據今春秋合比奔在殺太子痤後而志抱言先是未詳其意 華弱奔魯師古曰事
應也京房易傳曰簪毋以為時則火災赤眚之明
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頃所劉向以為赤眚也時
又冬雷桃李華常奧之罰也是時政舒緩諸呂用
事讒口妄行殺三皇子建立非嗣師古曰三皇子謂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
趙恭王恢皆高帝子也建立後宮美人子為嗣及不當立之王孟康曰呂氏三王也 退王陵趙

王陵為右丞相惠帝崩呂后
怨竟前定趙王如意之策乃抵堯罪周昌為趙相趙王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 呂大后崩大臣共
周昌師古曰惠帝六年
為大傳竇奪之相權高祖以趙堯為御史大夫高后
誅滅諸呂僵尸流血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
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
無其宗人又曰侯人祿功臣僇天雨血師古曰僇古戮字 哀
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
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年帝崩王莽擅朝誅
貴戚丁傅大臣董賢等皆放徙遠方與諸呂同象
誅死者少雨血亦少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
咎急厥罰逼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

時則有豕禍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
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
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
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
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
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
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爲孽服虔曰多雨則龜多出龜能陸處非
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豕豕
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
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痡

小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
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
有介蟲孽子也燕徵之恒寒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
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與煖而已故籍秦
以爲驗師古曰籍假借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大后大后
淫於呂不韋及嫪毐毐師古曰嫪或音居虬反嫪姓也毐名也
許慎說以爲嫪毐土之無行者嫪音郎到反毐音烏改反與今史記漢書本文不同且嫪樂之姓又非嫪也故當依本字以讀
大原郡爲毐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
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與迫近之變也始
皇既冠毐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級大臣

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於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與輒應此其效也劉歆以為大雨雪又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草皆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常雨屬貌不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過深當與而寒晝六日亦為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非其禽師古曰讀曰韭道人始去茲謂傷服虔曰有道之人去也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出戰不量敵茲謂貶命師古曰貶減也其食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詭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

未可以雪劉向以為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師古曰媚謂夫妬婦也音莫報反桓公桓不覺寤後與夫人將殺其象見也師古曰謂欲殺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為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魯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為先是魯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為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師古曰已解於上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為有所漸習也孟康曰謂陰氣漸習行專壹之政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為昭取於吳而為同姓謂

之吳孟子師古曰魯與吳俱姬也周禮同姓不爲婚故諱不稱吳姬而云孟子也取讀曰娶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師古曰侮古侮字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師古曰季孫宿季武子也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後三歲淮南王長謀反發覺遷道死師古曰遷於蜀未至雍故曰道死亡忘房易傳曰夏雨雪戒臣爲亂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匈奴入上郡取死馬吏卒戰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是歲淮南衡山王謀反發覺皆自殺使者行郡國治黨與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坐死者萬數萬人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丞相嚴青翟坐與三長史謀陷湯師古曰謂朱買臣爲丞相長史王朝及邊通皆守丞相長史也青翟自殺三長史皆棄市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是歲民不占繕錢有告者以半畀之師古曰言政急刻也占音之贍反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是歲魏郡太守京房爲石顯所告坐與妻父淮陽王舅張博博弟光勸視淮陽王以不義譴師古曰視讀曰示博要斬光房棄市御史大夫鄭弘坐免爲庶人成帝即位顯伏辜淮陽王上書冤博辭語增加師古曰言博本爲石顯所冤增加其語故陷罪家屬徙

者復得還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師古曰共讀曰恭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皇后就宮萬閉門戶毋得擅上師古曰萬與隔同擅上謂輒至御所也上音時掌反一曰擅專也上謂天子也讀如本字勿令皇后專固天子且令衆妾人人更進以時博施皇天說喜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說讀曰悅庶幾可以得賢明之嗣即不行臣言災異公前其甚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闕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雖欲弃捐其身不懷顧慮極陳計策闕說天子亦無所及其後許后坐祝詛發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

二年許皇后自殺定公元年十一月隕霜殺菽師古曰菽大豆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師古曰坤下巽上也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師古曰謂襄仲專權殺嫡立庶公室弱秉音彼命反其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師古曰以其事爲重不比於殺草也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

見季氏之罰也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先是二年遣五將軍三十萬衆伏馬邑下（師古曰謂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大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自是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菱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涎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

稼天下大飢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專權與吾丘定公時隕霜同應成帝即位顯坐作威福誅鼂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師古曰霰雨雪雜下音先見反）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孟康曰投湯器中以沈寒泉而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鼂公未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鼂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

宣公（師古曰公子遂東門襄仲也赤文公大子卽惡也）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陰也（師古曰愆過也過陽夏之伏陰也）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元封三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蜚鳥皆死（師古曰蜚讀曰飛）其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左傳曰蠆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

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號向以爲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不假塗請擊之（師古曰先軫即原軫）遂要崤阨（師古曰即今之二崤山也）以敗秦師匹馬觚輪無反者（服虔曰觚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觚隻也言盡虜獲之觚音居宜反）操之急矣（師古曰操持也謂執持所虜獲也操音千高反）晉不惟舊而聽虞謀結怨彊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効也（師古曰舊者謂晉獻公是舊恩也虞謀先軫之計也四被秦寇謂魯文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十年秦伯伐晉取羈馬禍流謂自襄公至厲公凡五君）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

爲丞相少府趙玄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師古曰延入而登殿也漢舊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也毀中郎吏陛者皆闇焉師古曰陛皆謂執兵列於陛側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梁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爲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爲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師古曰期年十二月也蒙猶被也期音基楊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爲人彊毅多權謀其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八月博自殺玄減死論京房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毋故自動若有音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以爲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一曰易震爲雷爲貎不恭也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爲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師古曰本使長安君擊趙至屯留而謀反作亂故賜長安君死斬其軍吏遷其黨屬也屯留縣也臨洮即今之洮州也屯音純洮音土高反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

逆涕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爲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京房傳曰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涕上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蟇群鬬師古曰蛙音胡蝸反蝦音遐蟇音麻是歲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師古曰謂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皇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瀨將軍下蒼梧開九郡師古曰謂得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崖儋耳郡也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師古曰平度東萊之縣長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傳曰

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疎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桓公五年秋螽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螽螽蟲也螽音終螽音之庸反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師古曰二國宋鄭也宋以鼎賂公鄭以泰山之田易許田也興役起城師古曰謂五年夏城祝丘也諸螽略皆從董仲舒說云嚴公二十九年有辠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孚師古曰辠音扶味反蠜音煩劉向以爲非蟲色青近青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師古曰辠者中國所有非南越之蟲未詳向所說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辠

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師古曰子般及閔公也卒皆被辜師古曰謂二叔哀姜皆不得其死也已解於上董仲舒指略同後城緣陵師古曰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城緣陵緣陵杞邑也十四年而與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是歲復以兵車為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大夫救徐師古曰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孟穆伯也諸侯之大夫即所與會諸侯也時楚伐徐故救之兵比三年在外師古曰比頻也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為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師古曰謂僖二十五年經書宋殺其大夫不書名以其無罪

日謂宋照公也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師古曰上下皆合螽之多董仲以為宋三世內取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取於國之大夫也事見公羊傳取讀曰娶大夫專恣殺生不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為螽為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須朐城郚師古曰須朐邾邑郚魯邑也事並在文七年朐音劬郚音吾宣公六年八月蝗劉向以為先是時宣伐莒向師古曰事在四年向音餉後比再如齊謀伐萊師古曰比頻也謂四年秋及五年春公如齊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是也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師古曰事在十一年歸父東門襄仲子也字子家父讀曰甫十五年秋螽宣亡數歲數有軍旅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襄興師救陳師古曰謂五年楚伐陳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大子光救陳也 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 師古曰亦七年之年滕子來朝小邾子來朝 夏城費 師古曰夏費魯邑也音祕 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 師古曰言重斂也解在刑法志 劉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蝗十三年九月螽比三蝗虐取於民之効也 師古曰比頻也 劉歆以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冬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宣公十五年冬螽生 師古曰服虔曰螽蝗之類蝗音蒲北反又音服蜮音徒高反 劉歆以為螽蜮盡之有異者 孟康曰蜮蟲音蛙蝗 食穀為災黑眚也蕃祲舒劉向以為螽愒 愒始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 師古曰愒讀曰偈 宣是時初稅畝 師古曰解於上 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為貪利故應是而螽生蠃蠃蟲之孽孝景帝中三年秋蝗害將車騎材官士屯代高柳 師古曰魏不害 武帝元光五年秋蝗六年秋螟 師古曰謂車騎五將軍衆三十萬伏焉邑欲龔單于也 師古曰已解於上 是歲四將軍征匈奴 師古曰謂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票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也 元鼎五年秋蝗是歲四將軍征南越 師古曰已解於上 及西南夷 師古曰越馳義侯遺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征西南夷為武定越地為九郡定西南夷為武元狩元鼎之間開十餘郡 師古曰都粹越嶲牂柯沈黎汶山郡凡十四郡

封六年秋蝗先是兩將軍征朝鮮師古曰三年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開三郡師古曰武紀云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是四郡也而此云三蓋傳寫者誤人擊之大初元年夏蝗從東方起蔓至敦煌師古曰蔓三年秋復蝗元年貳師將軍征大宛天下奉其役連年征和三年秋蝗四年夏蝗先是一年三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三年貳師將軍廣利七萬人出五原衛尉李陵步騎五千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征和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征和三年貳師二萬人沒不還平帝元始二年秋蝗徧天下是時王莽秉政左氏傳曰嚴公八年齊襄公田于貝丘師古曰貝丘齊地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爲近豕禍也先是齊襄淫於妹魯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殺桓公又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有寵於先君襄公絀之師古曰無知僖公弟夷仲年之子也於襄公從父昆弟先君即僖公無知帥怨恨之作攻襄於田所師古曰怨恨之徒謂連稱管至父也襄匿其戶閒足見於戶下遂殺之傷足喪屨卒死於足虐急之效也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圂師古曰圂者養豕之牢也都竈謂炊之大竈也圂音胡頓反置殿前師古曰騙古文益字劉向以爲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爲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陳騙於庭騙竈將不用宮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竈

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君政厥妖豕入居室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鬬將毀王宮劉向以爲近火洽水也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不可長民者不崇數不墮山不防川不竇澤師古曰長萌爲萌之長也崇聚也數謂澤之澁水者墮毀也防止也竇穴也墮音火規反今吾執政毋乃有所辟辟邪辟之辟而滑夫二川之神師古曰滑亂也音骨使至于爭明臣瓚曰明水道也師古曰明謂神靈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師古曰言爲欲防固王宮使水不得毀故過飾二川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擁之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師古曰穀洛皆大水故爲四瀆之次爲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也時世卿專權儕倡括將有篡殺之謀師古曰儕倡括儕季子簡王之孫也篡殺之謀謂除喪服將見靈王過庭而歎曰嗚呼必有此夫如靈王覺寤汪其失政師古曰汪深也汪汪言其大也聽諫謀簡慢大異師古曰諫謀謂單公子愆期儕括之言恐必爲害請殺之王不聽也簡嫚大異謂不直愛穀洛任其私心塞埤擁下師古曰埤卑也音婢以逆水勢而害鬼神後數年有黑如日者五是歲畚雹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儕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弁誅佞夫師古曰事在襄三十年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師古曰五大夫謂劉子單子尹氏召伯毛伯也已解於上京房易傳曰天子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一說諸侯之

政當以德禮今王室微弱文教不行遂乃以力爲政相攻伐也厥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爲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孟康曰商鞅爲政以棄灰必坋人必鬬故設黥刑以絕其原也臣瓚曰棄灰或有火火則燔宅舍故刑之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坋音蒲頓反固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爲刻急將致敗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東也殷都朝歌即今河內也周都洛陽即河南也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師古曰謂夏都安邑即河音山角反瑞異應德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湎于酒淫于色師古曰湎沈也音莫典反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深水赤也

一本於敗亡字下有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十四字

對勘官左通直郎知福州長樂縣主簿勸農事劉希亮

五行志卷第七中之下